CONTENTS

06 THROWBACK

010 PART ONE
BEFORE 1981

026 PART TWO
1981-1990

092 PART THREE
1991-2000

160 PART FOUR
2001-2010

296 PART FIVE
2011-NOW



(1)

(1) - (2)

Tacheles, Berlin

Tacheles 位於原東柏林，本為猶太富商擁有，是當年德國乃至中、東歐至宏偉的百貨公司，後被蓋世太保徵用作納稅黨部。1945 年 4 月 19 日晚上，蘇聯空軍狂炸柏林「慶祝」希特拉 4 月 20 日生日。十天後，希特拉與情婦雙雙吞彈自殺身亡。Tacheles 在空襲中被燒燬近半，另外戰後東德及東柏林奉行社會主義，經濟艱難。1989 年柏林圍牆倒下，數年之後，1996 年城市當代舞蹈團、已故好友詩人 / 文學家 / 教授也斯（梁秉鈞）、舞踏家梅卓燕、藝評家劉健威……等等及在下被邀前往彼間，參與「香港文化藝術節」，以香港回歸對照東西德 Reunification，有幸親睹、見證東德數十年無半分發展，破落不堪。Tacheles 為一群藝術工作者進駐，發展成另類藝術展覽及活動中心，中文譯作「廢宮」，演出場地曾被火燒過，牆壁黑漆，照明燈奇缺，卻造就意料之外的一流演出場地。

離開香港赴德之前大概一個月，走遍港九新界各區，意圖拍民生幻燈片增加香港感覺予時裝演出場地添氣氛。之後審視，超過一半皆逃不過塗鴉數十載老人曾灶財的墨寶；在香港各區以墨汁重複書寫他們曾家本為九龍土地主人，如非英女皇將產業強搶，他的身份理應為「九龍皇帝」。

舊時在新蒲崗長江製衣集團上班，剛好貼近「九皇上班」地段黃大仙，常擦身而過，偶爾打個招呼。當時碰巧 Canon 推出最新型號影印機，照片影像可直接印上布料，邀我試用，隨便將九龍皇帝墨寶照片印上半透明 Organza，見效果不差，隨後以心愛壓摺技巧將之摺疊，不容一刻浪費，連夜製作十數套衣服小系列，與之前已準備好的衣服拼湊成為新系列，帶到柏林應用。（1996）

Model：梅卓燕及城市當代舞蹈團（CCDC）成員



(3)

1996 年深秋柏林，以 Canon 影印機將街頭拍下「九龍皇帝」曾灶財塗鴉「墨寶」印在柯根紗布料然後壓摺成衣，也以宣紙效果的化學紙作原料，以潑墨手法上色，製成演出服裝。

位於原東柏林，地下文化藝術中心 Tacheles（廢宮），演出場地及設備嚴重不足，燈光尤甚。大會準備的模特兒費用只夠僱用兩名非常不合格的初入職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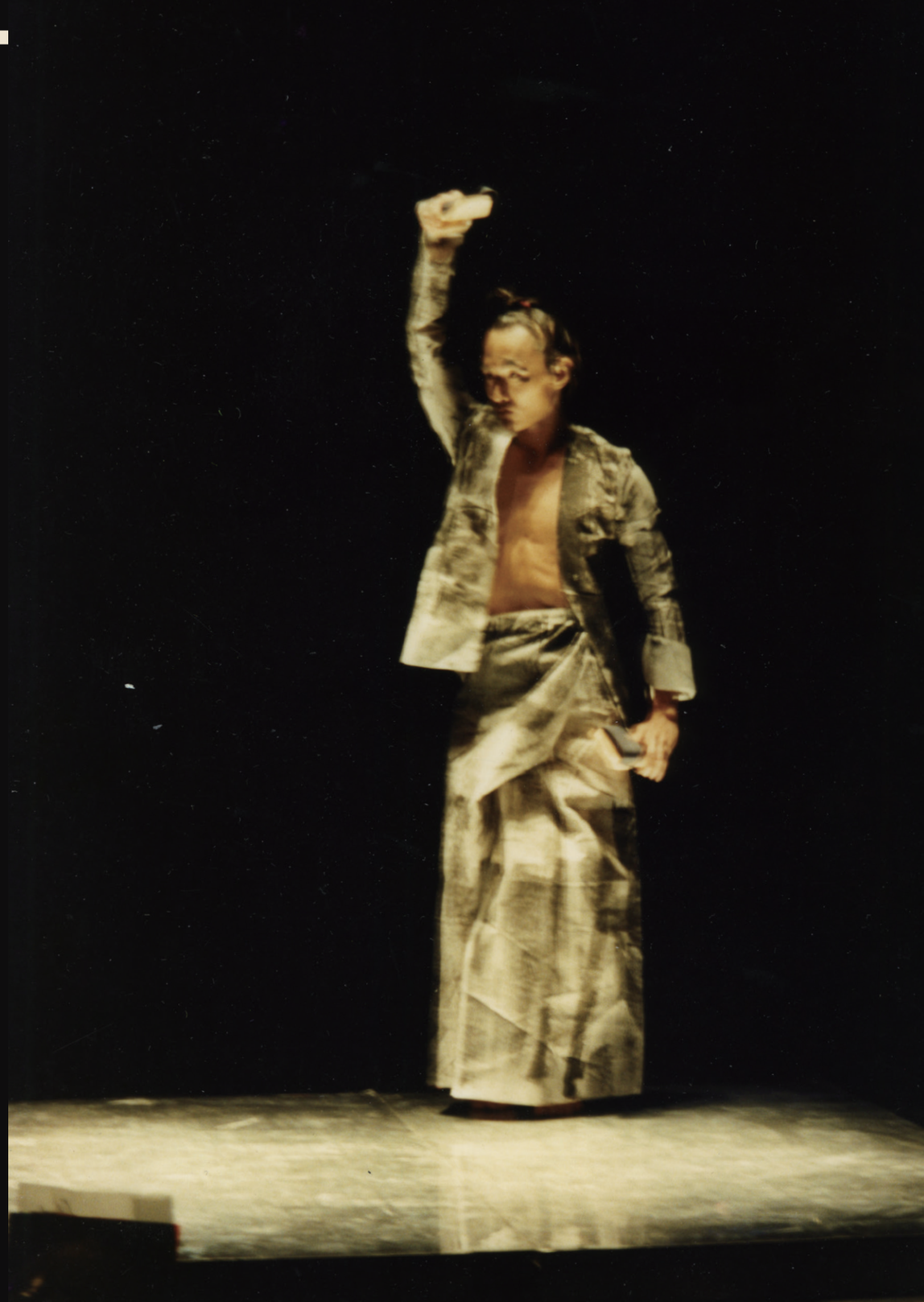
不若重新審視能挪用的人力與資源：燈光只有正常的 20%；放棄模特兒？跟梅卓燕商量……

1985 年，李碧華為香港舞蹈團編寫舞劇《搜神》，四部曲請來四位編舞家及四位服裝設計師分擔，相對，我是新人，由總策劃發板，全為興趣，他們派什麼我做什麼。竟然配搭前輩舞蹈家趙蘭心老師編的壓軸部分《 射日 》（趙蘭心，資深舞蹈家，在我們童年時代，服務無綫電視舞蹈組，與黎海寧、施露華、領隊梅絲麗等等豐富了我們童稚的舞蹈視線與文化角度），主角為當時剛冒起的舞蹈員梅卓燕，舞團原有一線主角甄梅，故卓燕獲派小名「小梅」。自此我們建立在舞台上及友儕間頗深厚關係，也曾多次 crossover 舞蹈與服裝，由心敬佩的 Muse。

1996 年深秋，小梅剛剛從紐約作客席舞者歸來，研習即興 Improvisation 舞技；立馬決定齊習 CCDC 一眾舞員隨隊到柏林，以即興形式由他們任模特兒，隨他們意願自選舞步展現我的設計。即興到什麼程度？小梅本來已準備好獨舞首本《水銀瀉》，帶備充裕「廚房錫紙」，讓我用了好些份額，佈置一個銀色反光小舞台，將所有原本不足的燈光集中挪到舞台上面，置至靠近觀眾中心的一角，將所有錫紙置燈光之下，做成一堆光雲。沒有排練，沒試穿衣服，甚至音樂的選擇與次序安排也只有負責同事及我洞悉。舞者 / 模特兒女孩穿長肉色緊身衣，男孩則非常簡約只穿肉色 T-Back。人數不多的舞者 / 模特兒們，排列展廳一角，在下一身黑衣猶如隱形也站立一旁，為他們即場換上衣服。

音樂徐徐冒起，舞者按心意演繹，以燈下銀色錫紙小舞台為中心，當看到下一位舞者站到台前另一邊，意即 time's up，需回來換下一套衣服。如流水行雲、小馬奔騰、即興群舞……讓觀眾在謝幕時不停拍掌十分鐘；任誰人都估計不來的結果。

演出完畢，被邀 encore 重演，甚至移師到德國其他劇場再演……一年後，我們以類同形式在西南部時裝重鎮 Düsseldorf 湖光山色郊野博物館 Insel Hombroich，以更開放形式演出另一套重新製作的新衣系列，相距不過一年，1997 年 1 月推出的系列「九龍皇帝」（“King of Kowloon”）已傳遍世界，吸引觀眾以倍數計算。



(1)-(2)

1月香港時裝週，系列名稱「九龍皇帝 King of Kowloon」，壓軸衣裳「一匹布咁長」。

柏林歸來只餘一個多月便是1月中的香港時裝週，感覺與九龍皇帝衣緣未完，決定將原本已弄好的系列放棄，從頭再做以曾灶財先生筆跡，重組香港回歸之前最後一個時裝週。大多數設計師將重點放到中英傳統元素互動。在下以皇帝墨寶作重點，並畫龍點睛，尤其壓軸登場一組，必須解剖我的心情、設計的元神。

最後完整一匹既輕且薄 Organza 已印好「皇帝墨寶」圖案、壓好摺痕條子，放在版房一角侍候，只等靈感發落！





(2)

之後，將布料纏到人型公仔身上，未幾立體剪裁的衣型漸現，來回旋轉扭動幾回即見滿意實物；欲提剪刀從五十碼壓成二十碼（六十呎），將上衣完成後餘下十七、八碼布料剪斷，彌留之間捨不得，尾巴留白實在太美……電光火石，靈機一觸：「一匹布咁長」，香港歷史與回歸牽連太廣，角度稍側整段歷史即現新角度。

廣東人說一匹布咁長，即是沒完沒了有理說不清。好，定名「一匹布咁長」，由兄弟馬詩慧壓軸演繹；從後台漫步至台前，從上衣瀉下的留白剛好將整片天橋覆蓋；攝影記者噼噼啪啪鎂光燈閃個不停，不少媒體朋友隨後告知：那可是本地時裝騷至被「釘攝」（至被關注）的設計。其後 BBC、ABC、NHK、CNN 及本港電子媒體相繼報導，翌日內地、海外，尤其本地中、英文報章都幾乎全以頭版報導；在下還未從多天勞累中清醒過來，趕著從尖沙咀乘船到灣仔碼頭，然後到會展繼續工作，五支旗杆下電視追訪，電台名嘴從手提電話另一頭直播中質疑系列有否侵權……

我的答案：What ？ What ？ What the hell ？

慶幸過了昨晚，今天回望，跟過往、跟平常一樣，內心指摘：再多付三分力，便跡近完美了，為什麼永遠難達致，離開目標總有好幾分距離？（1997）

Model：Janet

(1)



(1)-(4)

瑞士名錶 Patek Philippe 每年以超過二十種語言出版四本國際雜誌。1997 年第四期，是該雜誌首次以華人作專題，為我製作了「The King And I」故事，原意請來移民加拿大著名作家亦舒，以及歐洲飛來的攝影師操刀拍攝。在下要求本地設計師設計了塗鴉九龍皇帝的時裝系列，不如起用本地攝影師及熟悉、倡導本土文化不遺餘力的詩人也斯（梁秉鈞）教授執筆。最終，他們接受了建議，並成就了「鄧達智的街頭風景」。（1997）

Photo：陳木楠　Model：Wanda



